

面和經濟互助委員會合作方面的距離，建立新約順利發展的環境和條件。假如說蘇羅雙方不此之圖，各行其是的話，則這個新約不過是一場鬧劇之後所留下的一張廢紙而已。

本文重要參考資料

- 一、蘇俄代表團飛抵羅馬尼亞毛雷爾與柯錫金在機場的致詞（見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真理報」）
- 二、七月六日晚毛雷爾與柯錫金在羅馬尼亞亞部長會議廳招待晚宴上致詞（見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真理報」）
- 三、七月七日毛雷爾與柯錫金在蘇羅新約簽字式後的致詞（見一九七〇年七月八日「真理報」）

「新近中共外交實務」讀後感

李 鍾 桂

法國國立布瓦迪葉大學法商學院（La Faculté de Droit et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de Poitiers）教授阿赫當先生（Philippe Ardent），於親赴中國大陸匪區搜集資料後，在一九六八年撰寫了一篇「新近中共外交實務」的文章。該文雖僅五十一頁，約二萬字，却是一篇極重要且有價值介紹中共外交實務的報導，值得我們特別研究。現將該文的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新近中共外交實務」是從中共外交條例與中共外交活動兩方面着手研究的。首先作者論及中共外交條例不僅限制派遣國外交人員的行動自由權，破壞其應享有的特權與豁免權；而且禁止派遣國外交人員擅離中國領土，對其採取強暴與不禮貌行爲。其次更限定各國使館館舍必須在特定地區集中統一建築，美其名爲保護各國使館，實則便於控制與監督。同時對於各國使館國旗的懸掛，汽車的使用，外交人員駕駛執照的發給，車輛行駛的路線，旅行方式與範圍的確定，都有嚴格的規定與限制。凡此種種都是嚴重違反國際公法與剝奪人權及基本自由權的規定，爲世人所唾棄的。至於中共外交活動更是純以共匪的觀點爲依歸，蔑視

「新近中共外交實務」讀後感

- 四、七月七日毛雷爾在布加勒斯特蘇羅友好羣衆大會上的演說（見一九七〇年七月八日「真理報」）
 - 五、七月七日柯錫金在布加勒斯特蘇羅友好羣衆大會上的演說（見一九七〇年七月八日「真理報」）
 - 六、七月七日俄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和羅共中央書記尼庫列斯庫在蘇俄駐羅大使巴索夫舉行的晚會上的致詞（見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真理報」）
 - 七、蘇羅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全文（見一九七〇年七月八日「真理報」）
 - 八、蘇羅兩國關於蘇俄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公報（見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真理報」）
 - 九、羅馬尼亞解放二十週年文集（共匪「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 外國政府，採取極端不平等的待遇，限制中國人民與派遣國外交人員間之交往，禁止自由攝影，將正常情報的收集視爲間諜行爲，加以嚴辦。因而在匪區內的各國外交人員受盡折磨與痛苦。但是他們却能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究其原因即凡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都深信共匪此一反常悖理的行徑，乃是過渡時期所必然產生的後果，故對共匪外交態度的轉變與改善抱以無限的希望。此乃鑄成大錯的關鍵所在。
- 讀完阿赫當先生的這篇文章後，深感：第一、阿赫當先生對中共外交實務分析的透澈，立論的正確，了解的深刻，見解的精闢，令人由衷的敬佩；第二、與共匪建交的國家雖然嚐盡苦果，深受其害，仍執迷不悟，令親痛而仇快。如能將該文普遍介紹給與匪建交的國家的外交當局，無疑是一當頭棒喝，可能使其警覺醒悟；第三、共匪藉着中國在滿清時代受盡列強的壓迫，而在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際，竟以報復的心理，制定許多違反國際法規、人性與人道原則的外交條例，爲世人所不齒。這也正是揭穿共匪爭奪面目，不履行國際義務，不講求正義的鐵證。此種偽政權如何能允其進入以正義、和平爲宗旨的聯合國？因此「新近中共外交實務」一文，是我們駁斥姑息主義的有力實證；第四、研究匪情除重視直接來源與動態報導的資料外，對靜態理論及實況的評介書籍、文章，亦不能忽略，而應多搜集此類寫作，加以翻譯，廣泛報導，以便徹底了解共匪的真相，庶幾達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目的。